

嘉

祐

集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一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嘉祐集十

五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無錫
孫氏小綠天藏景宋
巾箱本景印版匡尺
寸悉準原書

開

ka

館

ary

100 100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hwa Library

書論

春秋論

第七卷

太玄論

太玄論上

太玄論中

太玄論下

太玄摠例

四位

九贊

八十一首

三部方

三家

標法

占法

推玄筭

求表之贊

曆法

第八卷

史論上

史論下

諫論下

管仲論

明論

三子知聖人汗論

利者義之和論

第九卷

上皇帝書

第十卷

上韓樞密書

上富丞相書

上文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第十一卷

上歐陽內翰書五首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二首

上韓舍人書

第十二卷

上韓丞相書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答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第十三卷

譜例

蘇氏族譜

族譜後錄上篇

族譜後錄下篇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序記

第十四卷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木山記

老翁井銘

王荊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仲兄宇文甫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丹稜楊君墓誌銘

祭史彥輔文

祭任氏婦文

祭亡妻文

祭姪位文

祭火親家祖母文

議脩禮書狀

第十五卷

雜詩

雲興于山

有驥在野

有觸者猶

朝日載昇

我客至止

顏書

歐陽永叔白兔

答二任

道卜居意贈陳景回

憶山送人

上田待制詩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答陳公美

又答陳公美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送王吏部知徐州

蘇樽

送任師中任清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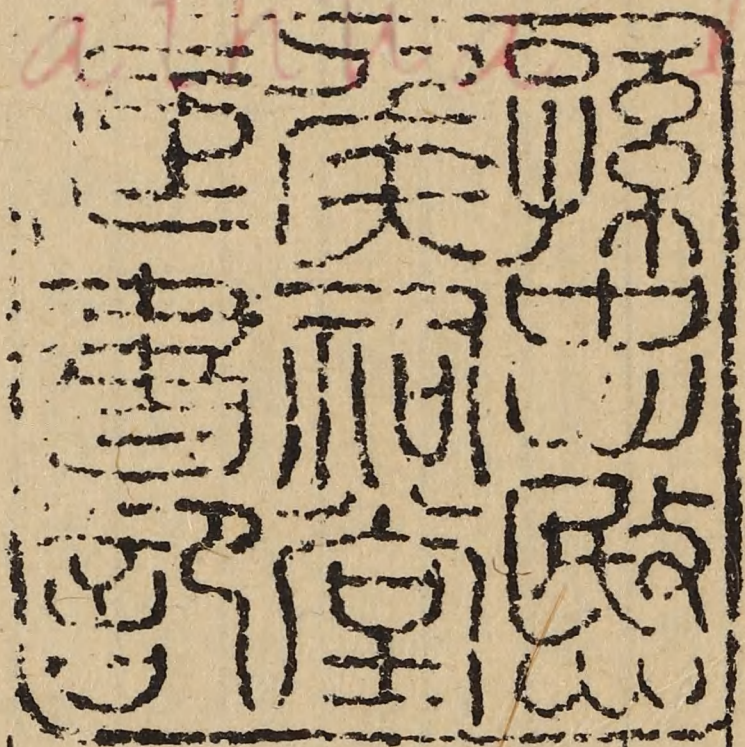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

從叔母楊氏挽詞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

嘉祐集目錄

嘉祐集目錄



開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嘉祐集卷第一

趙郡蘇洵

幾策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上忠商之上質周之上文視天下之所宜上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上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而後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家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

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者而愚猶有
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
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
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
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
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
以我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
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
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
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
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
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
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
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

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
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
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
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
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
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
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
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
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
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
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奉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
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
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
堅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不及如此之勢

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典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疋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羗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邊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消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與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

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久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洽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衣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諸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將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

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
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上威
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
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
而矣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弃之過矣或者又曰王
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
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
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
禮義彼湯則不然禁之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
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
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
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
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
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

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未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此胡騎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羗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千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

敵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
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
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
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
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清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
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
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瑯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
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
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
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
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
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
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
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

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狷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邊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

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能行其所欲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尔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

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
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
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逼也然當
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
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
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
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
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
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
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
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倭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
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
一身之謀哉今日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
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

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矣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

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
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
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
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
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
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
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
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
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
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
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尔
能越吾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
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
詐窮遷延以適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

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
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
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
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
國之勢也

嘉祐集卷第一

嘉祐集卷第二

趙郡蘇洵

權書上

心術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
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
之為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
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
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
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
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
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
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
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

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用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
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
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
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
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
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惠不避小利小惠不足以辱吾技也
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
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
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
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
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
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
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
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丘而寢

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鬪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安而難或易而危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易以察夫衆憂叛治寡者法欲簡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為強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踈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蹕行以紆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地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為衆以小

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睥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
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
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戰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堦示怯乘
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
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懼背城而戰欲其不懼面城
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
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
怒吾何爲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
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
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睥而忌敵以形形我怯而不怪亦已固矣
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
疑而爲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故心
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爲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強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贖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

氏角其士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壯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牝壯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旣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奔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

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竒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銃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銃兵出其西者曰竒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搥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竒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竒道之城不必堅也竒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竒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竒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太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竒道

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
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
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劔閣矣而姜維拒之何
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滂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
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滂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
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
數十里李翹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翹自文成破
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蔡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
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舩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
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江油而降馬邈至
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
不知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
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
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

之將耶

明問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常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為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邪伊呂固與人為間邪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武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過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

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群細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嘉祐集卷第三

趙郡蘇洵

權書下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
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
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
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
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
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
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
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
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
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以暴

師以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以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雖吳也勾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請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

有餘夫以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而益辨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物視其衆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弃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有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

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
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
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
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弃
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
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
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
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
五國還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
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
兵之効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
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

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
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三國謂楚魏韓也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
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
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
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
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
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
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士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
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
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弃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
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
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

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士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士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罷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

近則碎於罷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
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
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
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
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
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奔荊州而就西
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劔門者可以不
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
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
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
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
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
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高祖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日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今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

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鑿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末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嘉祐集卷第四

趙郡蘇洵

衡論上并引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天衡之有刻也於此爲銖於此爲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以至於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群臣不得聞誰與議不

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群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柏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群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鄒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曹氏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

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旣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習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

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
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
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
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
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
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
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
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
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
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
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
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

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絀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弃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大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慮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

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之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絜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奔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

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別韓信不懷韓信無內心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

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繁多才而或頑頓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行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

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過將相
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
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
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
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於此責
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
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
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
夫旣不能接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
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
其免相也旣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
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
人不我誅而安忍弃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
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卜多

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

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爲子孫萬世帝王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邪民譽之歌之不賢邪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裏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搥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邪遠方之民雖使盜蹠爲之郡守檇杙饕餮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斯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筆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南廣川峽實爲要

區河朔陝右一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南廣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南廣川峽則例以爲遠官審官差除取其臨時竄謫量移徃徃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南廣川峽而其人亦以南廣川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以蠻最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紉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

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南廣川峽既爲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爲南廣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具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與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驢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職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爲也
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耻而徃徃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忤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徃徃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

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矣乃
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吏若此者皆
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
獨奔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
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
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
其卓絕雋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
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
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雋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
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
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躡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
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
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
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

嘉祐集卷第四
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
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過之以大彘
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
人常曰長吏待我以大彘我何望而不為大彘哉是以平民不能
自弃為大彘之行不肯為吏矣况士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然欲
使之謹飾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
弃絕其大惡之不可寬忍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
勿弃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苟奪而奇
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
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
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
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嘉祐集卷第五

趙郡蘇洵

衡論下

養才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也。而為仁子子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為將若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振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

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
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
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
負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驩呼以發其一
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酣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
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留意
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樾小道加諸
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
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
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
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赤寸之柄
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禮而自快
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邪今我繩之以法亦已
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

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
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
又安肯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
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
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舉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
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
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
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
賞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
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清
法亂故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
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
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
傑者出矣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念其幸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無藝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媮悉委備不執千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具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醫者履既爲其大者又

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
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
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
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
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
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
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緹石以爲之富商豪
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
而按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
王惡竒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
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麋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
貝之民溢於海濱麋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
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
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

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
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
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
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間以備縣官之
公糴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
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故怨于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
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
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
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
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
樂也民將安所措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
之類不可以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
其事亦恬而不問天法者天子之法也決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
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

軌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知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夫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爲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爲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爲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爲刑統毫釐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爲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爲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問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

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況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爲治今天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吐隸並笞而借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邪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爲誠殺人者邪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

也故有啓女奴之豐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
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
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
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
錢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錢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
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錢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
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
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雖
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
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爲富強苟數犯法而數重
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
亦不至殘清其肌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
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
利斯智者之爲也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如三代之時間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衝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蓄虎豹圍檻一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為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况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弃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蠶為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克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為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弃以怨其上欲其不為亂亦不可得也且

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柰何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點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爲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奔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捐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則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迄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

而府兵亦已廢歛民之豐阜勢不可也 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期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畜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鬻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

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況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爲兵況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餘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

嘉祐五
一
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
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
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
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
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
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感感不樂常若擢筋剥膚
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
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
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
業廣阡陌連接暮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
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
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
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
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

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以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一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

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
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
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
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
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出為路者一為澮為道
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
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為也縱
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
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
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
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
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
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
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

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
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
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
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
過一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
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
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
而不禁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
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
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爲幾矣如此則
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
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
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
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嘉祐集卷第五

嘉祐集卷第五

九

開化圖書館
Wahwa Library

嘉祐集卷第六

趙郡蘇洵

六經論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
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
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
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
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
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
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
奔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
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

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
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
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
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 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
達易達則執執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
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交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
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
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
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
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
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
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祕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
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
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

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
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
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
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初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
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
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
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
窮也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後聖人之
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
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
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
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耻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

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真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何則

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
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
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
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
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
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
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
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
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
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
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夫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
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

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
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
吾生尔既而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
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
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
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
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
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
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
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
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
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
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
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

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兩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絃絃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日兩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

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

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歐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其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弃而不顧吾法既已大弃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

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
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
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話讙而君臣之情
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
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
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
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弃於淫叛之
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弃其
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
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
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遠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
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

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

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尔萬方如曰我如是而是尔之君尔可以許我焉尔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
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
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
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
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
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
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
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
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
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
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天子豈誠
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
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

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
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
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
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
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
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
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
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
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
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
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
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
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
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

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
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
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
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
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
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
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
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
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
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
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
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歎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
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

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
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知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
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
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開化圖書館
Wahua library

嘉祐集卷第七

趙邵蘇 洵

太玄論

太玄摠例

太玄論

太玄論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
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
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
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
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
猶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
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為言不得乎其言
而為書吾於楊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楊雄之法
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

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
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為疾醫樂其
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為而喪其所以為瘍此瘍醫之所懼也
若夫妻人礪鍼磨砭乃欲為俞附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
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為太玄邪惟其所得之不足樂
故大為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為作者雄不知也
以為數邪以為道邪惟其為道也故六十四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
無損及其以為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聖人之意曰六十
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為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
然則易之所為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
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
乃始雜取天下竒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學
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玄
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

可加也從三方之筭而九之并夜於晝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爲三部二分其部而一以爲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爲未也從而加之曰踦又曰贏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

之一者也曰踦也曰贏也是何爲者或曰以象四分之

一在贏而不在踦踦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爲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爲太玄也爲太初歷也

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爲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

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二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

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大冬之爲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者可以爲偶而不可以爲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爲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爲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爲鼎者固已明矣況乎加跲與贏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論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爲一在百以爲二十五惟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爲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爲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

夫易者亦不為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為易也上下而為卦九六而為爻此其所以為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為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為易若夫四位而為首九行而為贊此正其所以為太玄者也而雖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為太玄也始於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為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蓋易之本六日以為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為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畸贏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論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為虛三之說也夫大

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著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著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立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吾將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而三變一變而挂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初是十用也既初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贏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為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

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筭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掛其一再
物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之數不可以有加也今
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扮天三皆
求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爲是不可逆
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
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冥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
龜取著而廟藏焉聖人之視著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
著龜之能靈也況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
卜筮者爲不可逆知者也且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日中夜
中用二經一緯皆奇偶雜則是吉凶之純駁不在其途而在其時
使夫旦筮者不爲大休則爲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
大咎終不可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書而凶蓋有之
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蹄與其羸加其首
之一分損其著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

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太玄摠例并引

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讀楊子之書未如其詳而以意詰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為作此例凡雄之法與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已意曰姑觀是焉蓋雄者好奇而務深故辭多夸大而可觀者鮮始之以十八策中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然蓋摠例之外無觀焉

四位

九贊

八十一首

樸法

占法

推玄算

求表之贊

曆法

四位

玄首之數在乎方州部家推玄算初樸而得之為家逆而次之極於方况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下有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略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為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為之別者謂

之家蓋方者別之大而家有其小別者也故立家一一而轉而有
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七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
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爲配而無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立一首而加一筭故四位皆及於三而其筭止於
八十一率一筭而九贊系之贊者所以爲首之日而筭者所以爲
首之次也故二者並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以應乎六
爻之詞也立之大體以二贊而當一日贊之奇偶或以爲畫或以
爲夜奇首之畫在乎贊之奇偶首之畫在乎贊之偶率十有八贊
而後九日備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間三三相附以
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禍福三者自相變而皆可
以當其一首之贊故立之所以有九行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
次水始於一六土終五十而立數不及十說者以爲土君象也水
火木金四者是嘗先後於土者也至於八十一首之間則亦以九

九相從以當天地人三者之變與夫九行之數故舉其首之當水
與天之始始地之下下人之思內者以為九天

謂中羨從更時
廓域沉成也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贊二贊為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之次九為偶
首初一之畫故自奇之一至於偶之一而後得為五日觀范望之

注而考之其星度則奇首之九贊為五日而偶首止於四

范注周
初

初一日入中六度初一日入中六度備論玄祝日九日平分范說非也蓋一首之數定而

八十一首之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玄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躋贏也當其三百六十四度有半於天度

為不及故躋與贏者又加其一度焉

備論夫方州部家之筭雖無

與乎贊之日然及夫推而求其日也皆舉筭而以九乘焉故夫筭

者亦可以通之於日也四位皆及於三而周天之日亦可以槩見

於其中矣三方之筭五十有四九之半之為二百四十三日三州

之筭十有八九之半之為八十一日三部之筭六九之半之為二

十七日三家之算三九之半之為十三日有半而踦贏不與焉故
列方州部家之極數而以所得之日系之其下而為圖
曆以故節

皆據焉

三方

二從一	二變一	二進一	二增一	二差一	二好一	二上一	二少一	二增一	二中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壁	奎			立春					冬至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二	四三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進九	後九	交九	統九	童九	美九	干九	庚九	開九	周九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雨水					小寒	
									女

嘉祐七

六

二支	二大	二遇	二應	二居	二時	二飲	二密	二柴	二斷	二事	二爭	二夷	二釋
一	一	一柳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立夏					胃	春分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夏至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禮九	鄭九	遠九	迎九	法九	盛九	疆九	親九	泉九	穀九	更九	務九	樂九	格九
張										穀雨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鬼		芒種			霜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大暑	星										昴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清明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小暑					小井	參		畢			
							滿						

周禮圖考

嘉禾

六

	二止 一	二窮 一	二晦 一	二內 一	二視 一	二節 一	二聚 一	二守 一	二減 一 處暑		二永 一	二常 一	二逃 一
九部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三州	四三	四三	四三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堅九	割九	普九	去九	沈九	換九	積九	翁九	登九		昆九	度九	唐九
	一冬	一尾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軫		一	一翼	一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氏亢				白露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霜降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心										

卷之六

七

二成	一	三	五	七	九	圓	一	二	四	六	八
二夫	一	三	五	七	九	圓	一	二	四	六	八
二馴	一	三	五	七	九	圓	一	二	四	六	八
二雞	一	三	五	七	九	圓	一	二	四	六	八
二養	一	三	五	七	九	圓	一	二	四	六	八
三家											
二養	一	三	五	七	九	圓	一	二	四	六	八
二雞	一	三	五	七	九	圓	一	二	四	六	八
二養	一	三	五	七	九	圓	一	二	四	六	八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策一二是三之別
三分之精數是為六成三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
六之相乘是為十八策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
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并餘於初再初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為一
八為二九為三八初而四位成雄之說日一初之後而數其餘夫
一挂一初之多不過乎六既六而其餘二十七者可以為九而不
可以為八九況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法宜不謬意者傳

之失也王涯之說一物之後而三三數之三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為二及九以為三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為一是苟以牽合乎一物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物三而後成而初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爻也每分輒挂而列乎三指之間立之再初也再初不挂而歸於初初之指吾於其挂而後分也見焉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輒挂挂必異處故列乎三指之間立挂而後分故再初不挂再初不挂故歸於初初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初吾知雄之不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時曰數曰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行之從違也知水牛北方宿則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之首之從違也如冬至以是星從否則違是時違以下之則從首則數者首贊奇偶之從違也畫陰家之夜九陽家之八陽家之夜陰家之畫畫詞多休夜詞多咎大主因經緯以三表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一六水在北二七大在南五土在緯中故一經以五為旦筮之經一表一五七是也取三緯以爲夕筮之一為緯取三四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110 10 11

5 1

嘉祿

開化圖書館

waika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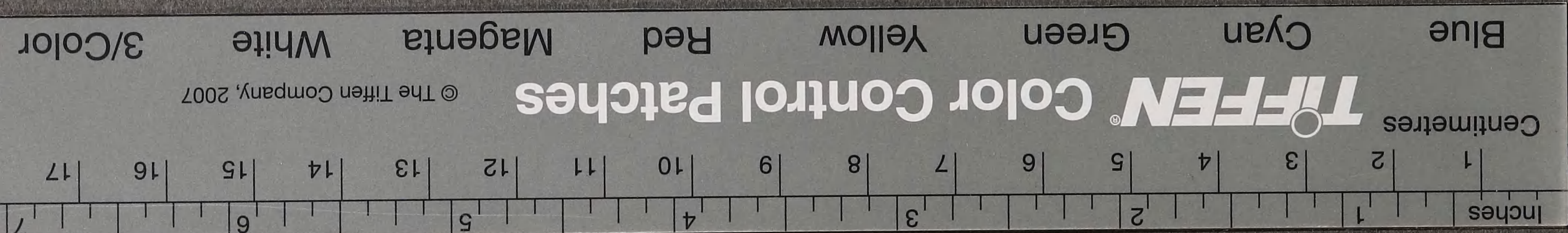
丁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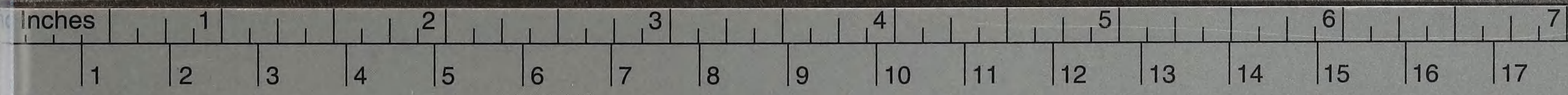
嘉祐集

開化圖書館
Kahu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wa Library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